

张 红 军 剧 作 选

埃斯

克拉玛依,我金色的梦幻

寻找金穗

魔鬼城之魂

老骆驼

法官妈妈

沙漠探险队

童心

拳击人生

痕月

王木铎与买买提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张红军剧作选

ZHANG HONGJUN JUZUOXUAN

ZHANGHONGJUNJUZUOXUAN

張紅軍劇作選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红军剧作选/张红军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12

ISBN 7-228-06196-9

I. 张… II. 张…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860 号

张红军剧作选

张红军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2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ISBN 7-228-06196-9/I·2311

定价:33.60 元



脚踏天山眼下雲飄
奇峰峻嶺小如包
溝巨川如綫糸

張紅軍詩伯雲書



序

石
梅

序

1

这里属于祖国的西部，这里是华夏的塞外，它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西北缘，在内地人的眼里，这里是太阳落下的地方，除了古老的蛮荒，它没有一点“丝绸之路”横贯，汗血马腾空的古西域文明遗迹，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可是，当时针指向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便旧貌换新颜，黑石油第一次在新中国的版图升腾，升腾起新中国第一座油田，升腾起辉煌的克拉玛依，升腾起一个辉煌的神话。于是，这里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创业者；于是，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在这里大放异彩。那激情的拉克达鼓敲沸了男女老少的脚步；圆月一样新疆少女的舞步，痴迷了年轻人的心；那多情的“花儿”滋润了边陲烈酒的浓郁；吴越软语拥抱了北方汉子的豪放……这多彩多姿的人文景观，都被“石油”这样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主题，统率并指挥成一个轰轰烈烈的主旋律，磅礴着赤子情怀，挥洒着当代风

流，谱写了克拉玛依独有的史诗绝唱。同时，克拉玛依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业者，也被这空前沸腾的生活，陶冶和造就成特别的风景。作为这里的“土著”石油作家，张红军同志便是其中的一员。

张红军的作品我虽未全读，但他的经历和创作历程，我一直关注的。他是个勤奋、严肃而又具有使命感的作家，新疆的黑色石油和克拉玛依的创业者，一直主宰着他作品的灵魂。他的父亲是安装克拉玛依一号井的老创业，老石油，而他自50年代至今，也一直生活工作在油田。维吾尔族有句谚语：“人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最漂亮，人把汗水洒到哪里，哪里就最可爱。”张红军的“克拉玛依情结”、“黑石油情结”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真诚深厚的，也是永远割舍不断的，我认为这是非常珍贵的。

作为“老三届”，张红军从当知青下乡种地到当石油勘探队员，尔后又从事诸多工种，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和磨难，沧桑和艰辛，使他的思想不断升华，人格不断完善，文学作品也从幼稚走向成熟。这一切，必然赋予他的文学作品以鲜明的个性：恢宏雄健，激情如瀑，外显世相，内蕴哲涵。阅其华章，视野顿现西部之神奇风貌，耳贯石油战场之万马奔腾……

张红军的某些作品，展现了克拉玛依创业初期的新生代，这也引发了我对儿时的回忆和共鸣。在那土坯房、地窝子和帐篷中间生活的一群孩子，他们小小的年龄，为了勤工俭学，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穿着笨重的毡筒拉着“爬犁”运柴驮煤；自然灾害之年去戈壁滩采集草籽充饥；以及梭梭丛中抓野兔，雪原上追狐狸；小手冻得通红还要打“嘎嘎”，打“牛”……戈壁虽然荒凉，却是油田孩子的乐园。

克拉玛依和新疆石油工业，石油人，有着千千万万江河般奔流的故事，有着矗立于历史的辉煌丰碑。为了载文表现之，张红军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发表处女作至今，已近30年了，其成绩斐然喜人，已有公论。据媒体所评价，70年代初，他的诗歌作品和其他几位外地诗人的作品在疆内最早冲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诗刊》，并被选入新疆大学、伊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材，还应邀赴新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课；80年代，作为石油职工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率先在全国石油系统搬上银幕，在国内外发行并受到表彰；90年代以来，他的广播剧剧本又多次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府奖”，“中国广播剧奖”等奖项……

在张红军的剧作中，艺术形象以男性为主，而女性则相对较少，多是次要角色，我想，克拉玛依的几代创业女性，她们如群星灿烂，可歌可泣，当应大书特书，亮丽青史，不管张红军以往原由如何，今后更有责任让我们欣赏到更新更美的巾帼艺术典型。

作家以作品说话，作品是呕心沥血之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深切希望张红军同志当以继续拼搏，再奉华章。

庚辰年仲秋

目
录

序	石 梅 1
广播剧剧本	
埃斯	1
寻找金穗	19
老骆驼	43
沙漠探险队	78
法官妈妈	86
电影剧本	
魔鬼城之魂	125
童心	184
拳击人生	241
疯月	294
话剧剧本	
王木铎与买买提	333
电视剧剧本	
克拉玛依,我金色的梦幻	341
附录	
赤诚的歌者	杨晓燕 518
红军印象	苗纪道 526
张红军主要获奖作品目录	530
后记	532

垛

斯 (单本广播剧剧本)

人物表

野 马		垛 斯	
哈斯木	男	哈萨克族	30 岁左右
队长	男	汉 族	40 岁左右
大 嘴	男	汉 族	20 多岁
帕丽旦	女	维吾尔族	20 岁
司机	男	汉 族	30 多岁
偷猎者	男	汉 族	40 岁左右
解 说	女	汉 族	30 岁左右

垛
斯

单本广播剧剧本

音 响 群马的奔驰声由远而近从天边传来……越来越近……继而中景处一声马王悍烈雄傲的嘶鸣声……随着马蹄声渐近，汹涌万马排山倒海的气势。突然，“垛斯”一声苍劲悠长的昂首长嘶的特写声……在“垛斯”的长鸣声中混叠群马奔腾的马蹄声由近及远……在马蹄声渐隐中音乐启……在“垛斯”长鸣声后混叠解说——

解 说 在远古的传说中，野马是一个叛逆的天使，自天而落的时候，踏碎了一座红褐色的山石。四处飞溅的碎片经岁月的风化已不知去处，当人们蓦然回眸，只见那群野马伫立于克拉美丽山前的茫茫戈壁大漠之中——那一声声扬蹄嘶鸣向我们述说着一段难忘而独特的经历……

音 响 音乐转为宁静抒情的旋律……在音乐渐隐时传来石油地质勘探队员们收工回营时哼唱的各民族的歌声……

帕丽旦 你们瞧，今晚月光多美啊！

哈斯木 帕丽旦，月光下你才是最美的。

众 人 是啊，是啊。（笑声）

队 长 好啦，今天大家跑了不少路，现在抓紧时间洗洗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去更远的地方勘探。（大家应声回帐篷的脚步声）

哈斯木 哎！（哼唱着刚撩起帐篷门帘便惊叫道）啊，队长，野兽，野兽！（众人杂乱的脚步声）

队 长 野兽在哪？在哪？

哈斯木 我看见在我的，我的铺上。

帕丽旦 哎呀，吓死人啦！

队 长 大嘴，大家快抄家伙。

众 人 哎，哎！（应答声，慌乱的脚步声，器具的撞击声）

队 长 大家散开，把帐篷围住。门口不要站人，要守住两边！

大 嘴 对对，我们在这边轰赶。（响起木棍、铁锹敲打帐篷的

声响)

众 人 噉——，噉——！出来，出来！

大 嘴 队长，真奇怪，没有动静嘛！是不是哈斯木看走了眼，自己吓自己吧。

哈斯木 (气愤地大喊)你胡说！

队 长 别斗嘴了。来，哈斯木，你挑起门帘，我用手电照照。

哈斯木 队长，小心点！（挑起门帘，拧亮手电筒）

队 长 ……哎？像是一匹马。

哈斯木 队长，让我先试着靠近它。

队 长 还是我来。

哈斯木 我行。

帕丽旦 哈斯木，小心点。

队 长 帕丽旦，你躲远点！

哈斯木 队长，是一匹马，你们进来看。（众人的脚步声）

队 长 怎么回事？

哈斯木 这家伙没有一点精神。你们看，连头都抬不起来。队长，你看它的眼睛，泪汪汪的，好可怜。

帕丽旦 它好像很伤心。

大 嘴 瞎说什么，牲口怎么会伤心？又不是人。

帕丽旦 哎呀，你看，它的额头好烫，它的身子也在发抖。

队 长 你们看，它的眼神好像在乞求什么。它躲进咱们的帐篷，看样子是想求得咱们的帮助……

哈斯木 对，是啊，队长。

队 长 来，大嘴，你去端盆水，再拿些干粮来。

大 嘴 好吧。（离去的脚步声）

哈斯木 看样子它一定是生重病了……

队 长 还病得不轻呢。

帕丽旦 哈斯木，给它披上被子吧。

大 嘴 哎哎，水来了，让开，让开！（走来的脚步声）

队 长 帕丽旦，从你的药箱里取几片阿司匹林来。

帕丽旦 给马吃？哦。（离去的脚步声）

哈斯木 队长，你是想给它退烧？能行吗？

队 长 试试看吧，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治了。

帕丽旦 队长，给你药。

队 长 放到水里化开再吃。

大 嘴 来吧，张开嘴……唔，喝呀！

帕丽旦 哎呀，它喝了。

大 嘴 你们看，它刚才还像快要死的样子，可一见水就来劲了。

队 长 求生是动物的本能嘛！

大 嘴 这家伙是马吗？

哈斯木 是，是匹野马。我小时候跟爷爷狩猎，在克拉美丽山北部和山前戈壁上见过，我爷爷把野马当神灵一样，还给我讲过很多很多野马的故事。

帕丽旦 那是不是牧场里的马跑丢了，就成了野马？

哈斯木 不不，野马和家马可不间，你们看，这野马背上有一条棕色的纹道；靠近后腿的腹部有一个燕尾形花纹，很漂亮；它的蹄有三瓣；染色体和家马也不一样，能活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一般家马寿命的两倍。

帕丽旦 呵，野马这么耐活啊！

哈斯木 唔，它还能在摄氏零下 50 度过冬呢！现在地球上只有我们准噶尔东部有野马了，也只有这一个品种了。

帕丽旦 那它可是宝贝了。

哈斯木 唔，它是珍贵的活化石啊。

队 长 是啊，从古到今，人类就一直想驯化它，都没有成功。它太刚烈，现在快绝种了。

帕丽旦 为什么？

队 长 最主要是人类一直贪婪无情地猎杀它们，它们的家园被破坏了。

帕丽旦 真是太可怜了。

队 长 人类应该成为它们的朋友。

哈斯木 队长，那让我来养护这匹野马吧。

队 长 你能养护？

大 嘴 得了吧，这里是石油地质勘探队，不是养马场。

哈斯木 可这里是野马的家园，也是我们哈萨克人祖祖辈辈的故乡。

大 嘴 别太感情化了吧！你现在不是牧民，是一名勘探队员。

哈斯木 大嘴，我们哈萨克人和马有着天生的缘分。再说，野马是国宝，是人类的财富，是大自然的骄子。

大 嘴 好好好，说不过你，我投降，我投降。

队 长 哈斯木，那你就试试吧。

哈斯木 唔，给它起个名字，叫它“垛斯”吧。垛斯，是哈萨克语“好朋友”的意思。

队 长 好！好朋友——垛斯，多响亮的名字啊！就叫它垛斯吧！

帕丽旦 喂，野马，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垛斯了。

垛 斯 (发出友好的“嘟嘟嘟”响鼻声)

帕丽旦 (拍巴掌)你们看，它点头答应啦！(众人笑声)

音 乐 渐起深情美好的旋律……混叠解说——

解 说 在祖辈们的传奇故事里，野马天性与众不同。它们最喜欢扬蹄长鸣，在天地间陡然卷起一股疾风，成为潇洒的风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它们也要昂扬着王者的风范，决不示弱。所以，重病的垛斯在哈斯木的精心养护下，三天后它就可以任性地扬蹄嘶鸣了……

音 响 在音乐和解说的尾声中渐起垛斯充满生命活力的嘶鸣声……

哈斯木 (拍拍马背亲切友好地) 嘿嘿, 垛斯, 我的好朋友! 你又变成了最剽悍刚烈的野马了! 记住, 咱俩是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需要我的别客气, 谁要敢欺侮你, 就找我来, 啊, 听见没有? 垛斯, 来, 再喝点水。(垛斯饮水声) 哦, 我去那边给你割些新鲜的嫩草来, 啊。垛斯, 你才养好伤, 可别乱跑! 啊, 听见没有?

垛斯 (饮水声变成赞同的“嘟嘟嘟”响鼻声)

哈斯木 唔, 我的垛斯是好样的!

音响 哈斯木离去的脚步声……大嘴哼吟着走近垛斯的声音……

大嘴 哎? 野马, 你的命真大, 才三天工夫就养得差不多了。好啊, 我也刮目相看喽! (上前拍拍马背) 垛斯, 好朋友? 你不就是一匹野马吗? 怎么样? 垛斯, 让我当一回野马骑士吧! 我可以不用费劲地就骑上你!

音响 大嘴说着, 突然紧跑几步嗖地飞身上马。垛斯的怒嘶声……狂奔声……大嘴被结结实实摔落在地的声响……

大嘴 哎哟! 我的妈呀! 好你个垛斯, 你把我的屁股都摔成两半啦! (爬起来愤怒地抓过一块石头砸向垛斯的声响) 你这个畜生, 老子用石头砸死你!

垛斯 (痛叫长鸣声)

哈斯木 (奔跑过来的脚步声……怒喝道) 大嘴! 你要干什么? 住手! 大嘴, 听见没有, 快住手!

大嘴 (不甘心地) 畜生!

垛斯 (马蹄强烈的刨地声……垛斯的长嘶声……马蹄嗒嗒声……)

哈斯木 大嘴, 快住手! (突然惊呼) 啊, 不好! 大嘴, 快闪开!

大嘴 哎哟! 我的妈呀!

音响 大嘴的连滚带爬声……垛斯追赶大嘴的马蹄嗒嗒声……

哈斯木 (厉声喝斥) 垛斯，站住！站住，垛斯！

垛斯 (戛然而止。随即长嘶一声，然后愤怒地打着响鼻)

哈斯木 (亲柔地) 垛斯，我的好朋友，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嘛！

垛斯 (怒气未消地打着响鼻)

大嘴 (心有余悸地) 好你个野马，还想冲过来踏死我，妈呀！

哈斯木 大嘴，你为什么要打垛斯？你要向垛斯道歉。

垛斯 (怒气渐消地打着响鼻)

大嘴 我才不道歉呢！堂堂一个男子汉倒不如一匹野马？哼！

哈斯木 (厉声地) 大嘴，你有没有人性？

垛斯 (突然，垛斯惆怅悲愤地长嘶一声，径直向远方奔驰而去。)

哈斯木 (情急地高喊) 垛斯！你回来，朋友，你回来！回来——

垛斯 (蹄声顿止)

哈斯木 (喊着跑过去的脚步声) 大嘴，你混蛋！

大嘴 怎么样，畜生就是畜生，吃饱喝足了，病好了，就一炮蹄子跑了。哼，畜生！

哈斯木 唉——！

音乐 亲情似水怀念的音乐启……在音乐旋律中时隐时现地混叠垛斯的长鸣声……混叠解说——

解说 垛斯离弦而去。在它离去的日子里，哈斯木他们踏上了新的勘探路线……每当令人心醉的星辰，在莽莽戈壁荒漠的天际慢慢划过时，垛斯的影子就会在哈斯木脑海里浮现……

哈斯木 (内心独白) 垛斯，你离开我们已经三天了……你現在在哪儿？你一切都好吗？你会想我们吗？我们已经换了新的宿营地了，你还能再找到我们吗？

音响 在音乐的尾声中混叠吵杂声，这时远处传来两声清晰的枪响……沉寂片刻……

队长 枪声?

大嘴 队长,我也听到了,是枪声。

队长 帕丽旦,把望远镜拿来。

帕丽旦 哎!(应声离去的脚步声)

哈斯木 队长,为什么会有枪声?

队长 是啊,为什么呢?这附近会……

帕丽旦 (走来的脚步声)队长,给。

队长 (接过望远镜)……好像有一个人,戴着太阳镜,在反光。

帕丽旦 会不会是土匪?

大嘴 别自己吓唬自己,现在是七十年代,哪来的土匪。

队长 (惊奇地)哎?一晃又不见了,到哪儿去了?……啊,看,好像有一匹马向我们跑来。

哈斯木 队长,让我看看。

队长 给。

哈斯木 (接过望远镜)是一匹马!正向我们跑来!

(由远至近,传来急促慌张的马蹄声,又传来垛斯熟悉的长鸣声……)是垛斯,是垛斯回来啦!垛斯回来啦!哦,是真的,我的朋友!(边念叨着边跑向前去)

众人 垛斯回来啦!垛斯,垛斯!(众人的脚步声)

垛斯 (马蹄声渐近,停止,打着响鼻)

哈斯木 垛斯,你可回来啦!

垛斯 (轻轻地嘶鸣,轻轻地打着响鼻)

哈斯木 垛斯,你快让我想疯了!你去了什么地方?

帕丽旦 哈斯木,你看,垛斯流泪了。

哈斯木 垛斯,你怎么啦?你们看,垛斯是想我们流泪了。垛斯,我们也想你啊!

垛斯 (感动地仰天长鸣)

队长 哦,垛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哈斯木 埃斯，走，跟我们一起出发，勘探去，走！

音 乐 宁静抒情的音乐旋律渐起……

音 响 翻阅书籍声……写字声……时隐时现的呼噜声……帐篷外隐约可闻埃斯徘徊的马蹄声……

队 长 哈斯木，已经深夜了，怎么还不睡？

哈斯木 （打个哈欠）刚整理好资料。

队 长 这些天，咱们早出晚归，大家都很累，你快睡吧。

哈斯木 队长，你也快睡吧。咳，这些天我总想到那两声枪响，还有那个戴太阳镜的陌生人，想着想着就浑身燥热起来。你说，这戈壁滩上怎么会……

队 长 是啊。哎，会不会跟埃斯有些关系？

哈斯木 我也这么想。

队 长 哎，埃斯呢？

哈斯木 你听，在帐篷外溜达呢。我呀，总是有些担心。

队 长 唔，哈斯木，这些天咱们要多加小心。

音 响 突然骤响埃斯警报般惊恐的嘶鸣声……马蹄迅猛的奔跑声……又一声划破夜空的嘶鸣声……队员们纷纷被惊醒——

哈斯木 队长，我出去看看。（离开的脚步声）

队员甲 喂，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队员乙 嘿，是不是埃斯疯啦？

队员丙 今天算是倒邪霉啦！

大 嘴 畜生，明天老子还要干活！

哈斯木 （进帐篷）队长，可能有情况。

队 长 有人吗？（起身往帐篷外走动的脚步声）

哈斯木 还没有发现……可埃斯一个劲儿咬住我的袖子想带我走。

队 长 唔？……哈斯木，走，咱们顺着埃斯的意思走。